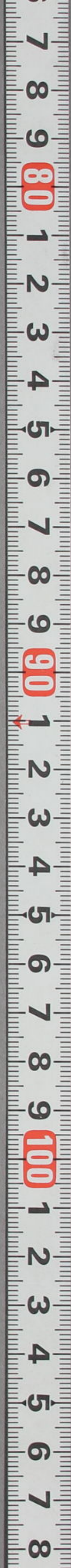


仁仁
1437
3



門口 123
第
卷



韓子迂評卷之六

何芥校

解老

申韓之學出於老氏故作解老

一
老子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不為
 德者內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滯於外也。神不滯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德。德者得身也。凡德者以無為集。以無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為之欲之。則德無舍。德無舍則不全。用之思之。則不固。不固則無功。無功生於德。德則

東氏山叟

韓子迂評卷六

余唐

解無意義
且不得老
氏之心但
取其文之
反覆有條
忽往來不
可羈制之
趣

無德不德則在有德。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所以貴無為無思為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夫無術者。故以無為無思為虛也。夫故以無為無思為虛者。其意常不忘虛。是制於為虛也。虛者謂其意所無制也。今制於為虛。是不虛也。虛者之無為也。不以無為為有常。不以無為為有常則虛。虛則德盛。德盛之謂上德。故曰上德無為而無不為也。

仁

老子上仁
為之而無
以為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福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也。義者君臣上下之禮。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親疎章法好內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懷上子事父宜。賤敬句法好貴宜。知交友朋之相助也。宜。親者內而疎者外。宜。義者謂其宜也。宜而為之。故曰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也。

老子上義
為之而有
以為

老子上禮
為之而莫
之應則攘
臂而仍之

禮者所以貌情也。群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
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諭
故疾趨卑拜而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
辭以信之。禮者外飾之所以諭內也。故曰禮以
情貌也。凡人之為外物動也。不知其為身之禮
也。衆人之為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衰。君
子之為禮以為其身。以為其身。故神之為上禮。
上禮神而衆人貳。故不能相應。不能相應。故曰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衆人雖貳。聖人之復恭敬。
蓋足之禮也不衰。故曰攘臂而仍之。道有積
而德有功。德者道之功。功有實而實有光。仁者
德之光。光有澤而澤有事。義者仁之事也。事有
禮而禮有文。禮者義之文也。故曰失道而後失
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
禮。禮為情貌者也。文為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
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

好

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具禮而不明。故曰禮薄也。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然則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衆人之為禮也。人應則輕歡。不應則責怨。今為禮

名言却解得好

禮以忠信為質

厚

憤激之詞

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毋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

二

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何以論之。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題。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衆人之心。華焉殆矣。故曰道之

康氏山巖

二 弟子侍

如

升

解得最好

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

三

所謂大丈夫者，謂其智之大也。所謂處其厚不處其薄者，行情實而去禮貌也。所謂處其實不處其華者，必緣理不徑絕也。所謂去彼取此者，

字

四

兩段論禍福甚正大且曲折

去貌徑絕而取緣理好情實也。故曰去彼取此。人有禍，則心畏恐。句如貫珠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提前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提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富與貴。全壽富貴之謂福。而福本於有禍。故曰禍兮福之所倚，以成其功也。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則衣食美。衣食美，則驕心生。驕心生，則行邪僻而動棄理。行邪僻，則

東山

卷六

五

身死天動棄理則無成功。夫內有死天之難。而外無成功之名者。大禍也。而禍本生於有福。故曰福兮禍之所伏。

五

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無不能成者。大能成天子之勢尊。而小易得卿相將軍之賞祿。夫棄道理而忘舉動者。雖上有天子諸侯之勢尊。而下有猗頓陶朱卜祝之富。猶失其民人而亡其財資也。衆人之輕棄道理而易忘舉動者。

字

妙處只在
往返

不知其禍福之深大而道濶遠若是也。故諭人曰。孰知其極。人莫不欲富貴全壽。而未有能免於貧賤死天之禍也。心欲富貴全壽。而今貧賤死天。是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凡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者之謂迷。迷則不能至於其所欲至矣。今衆人之不能至於其所欲至。故曰迷。衆人之所以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自天地之剖判以至今。故曰人之迷也。其故以久矣。

老子方而
不割廉而
不劇直而
不肆光而
不耀

六 所謂方者外內相應也。言行相稱也。所謂廉者必生死之命也。輕恬資財也。所謂直者義必公正。心不偏黨也。所謂光者官爵尊貴。衣裘壯麗也。今有道之士。雖中外信順。不以非謗窮墮。雖死節輕財。不以侮罷羞貪。雖義端不黨。不以去邪罪私。雖勢尊衣美。不以夸賤欺貧。其故何也。使失路者而肯聽。習問知。即不成迷也。今眾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為敗者。生於不知道理而

字

不肯問知而聽能。眾人不肯問知聽能。而聖人強以其禍敗適之。則怨。眾人多而聖人寡。寡之不勝眾。數也。今舉動而與天下之為讎。非全身長生之道也。是以行軌節而舉之也。故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劇。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七 聰明睿智。天也。動靜思慮。人也。人也者。乘於天。明以視。寄於天。聰以聽。託於天。智以思慮。故視強則目不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失。

老子治人
事天莫如
嗇

亂目不明。則不能決黑白之分。耳不聰。則不能別清濁之聲。智識亂。則不能審得失之地。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耳不能別清濁之聲。則謂之聾。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盲則不能避晝日之險。聾則不能知雷霆之害。狂則不能免人間法令之禍。書之所謂治人者。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費也。所謂事天者。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苟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



八

則盲聾悖狂之禍至。是以嗇之。嗇之者。愛其精神。嗇其智識也。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衆人之用神也。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爲術也。生於道理。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患禍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故曰夫謂嗇是以蚤服。知治人者。其思

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去孔
竅虛則和氣日入故曰重積德夫能令故德不
去新和氣日至者蚤服者也故曰蚤服是謂重
積德積德而後神靜神靜而後和多和多而後
計得計得而後能御萬物能御萬物則戰易勝
敵戰易勝敵而論必蓋世論必蓋世故曰無不
克無不克本於重積德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
戰易勝敵則兼有天下論必蓋世則民人從進

兼天下而退從民人其術遠則衆人莫見其端
末莫見其端末是以莫知其極故曰無不克則
莫知其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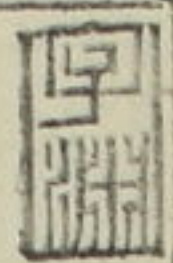
凡有國而後亡之有身而後殃之不可謂能有
其國能保其身夫能有其國必能安其社稷能
保其身必能終其天年而後可謂能有其國能
保其身矣夫能有其國保其身者必且體道體
道則其智深其智深則其會遠其會遠衆人莫



能見其所極。唯夫能令人不見其事極。不見其事極者。為能保其身有其國。故曰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

九

所謂有國之母。母者道也。道也者。生於所有國之術。所以有國之術。故謂之有國之母。夫道以與世周旋者。其建生也長。持祿也久。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樹木有曼根。有直根。根者書之所謂抵也。抵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



之所持生也。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祿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今建於理者。其持祿也久。故曰深其根。體其道者。其生日長。故曰固其抵。抵固其生長。根深則視久。故曰深其根。固其抵。長生久視之道也。

十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

若烹小鮮
不擾之意
治國者擾
之則亂烹
小鮮者境

之則碎

則數變業者。其人彌衆。其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務變之謂變業。故以聖觀之。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靜不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土人處疾則貴醫。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舉動理則少禍。

回

害。夫內無瘞疽癰痔之害。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者。其輕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治世之民不與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人也。鬼崇也。疾人之謂鬼傷人。人逐除之之謂人傷鬼也。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相傷。故曰兩

不相傷。民不敢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民蕃息而畜積盛。民蕃息而畜積盛之謂有德。凡所謂崇者。魂魄去而精神亂。精神亂則無德。鬼不崇人則魂魄不去。魂魄不去則精神不亂。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畜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德盡在於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得交歸焉。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於民。

字

也。有道之君。外無怨讎於鄰敵。而內有德澤於人民。夫外無怨讎於鄰敵者。其遇諸侯也。外有禮義。內有德澤於民者。其治人事也。務本。遇諸侯有禮義。則役希起。治民事務本。則滌奢止。凡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甲兵。而內給滌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內禁滌奢。上不事馬於戰鬥逐北。而民不以馬遠滌通物。所積力唯田疇。積力於田疇。必且糞灌。故曰天下有道。却

走馬以糞也

士人君者無道。則內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鄰國。內暴虐。則民產絕。外侵欺。則兵數起。民產絕。則畜生少。兵數起。則士卒盡。畜生少。則戎馬乏。士卒盡。則軍危殆。戎馬乏。則將馬出。軍危殆。則近臣役。馬者軍之大用。郊者言其近也。今所以給軍之具。於將馬近臣。故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矣。

士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而有欲甚。有欲甚則

邪心勝。邪心勝則事經絕。事經絕則禍難生。由是觀之。禍難生於邪心。邪心誘於可欲。可欲之類。進則教良民為姦。退則令善人有禍。姦起則上侵弱君。禍民則民人多傷。然則可欲之類。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夫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者。大罪也。故曰禍莫大於可欲。是以聖人不引五色。不滛於聲樂。明君賤玩好而去滛麗。人無

毛羽不衣則不犯寒。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以腸胃為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也。故聖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虛。則不憂矣。衆人則不然。大為諸侯。小餘千金之資。其欲得之憂不除也。胥靡有免死罪時活。今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故曰禍莫大于不知足。故欲利甚於憂。憂則疾生。疾生而智慧衰。智慧衰則失度量。失度量則

妄舉動。妄舉動則禍害至。禍害至而疾。嬰內則痛。禍薄外則苦。痛雜於腸胃之間。則傷人也。憊憊則退而自咎。退而自咎也。生於欲利。故曰咎莫憊於欲利。

此段甚闊
肆佳妙

古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為物之制。萬物各異理。萬物各異理。而道

盡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無常

操。是以生死氣稟焉。萬智斟酌焉。萬事廢興焉。

全用莊周章法

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維斗得之以成其威。

日月得之以恒其光。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

得之以端其行。四時得之以御其變氣。軒轅得

章法句法字法俱奇肆

之以擅四方。赤松得之與天地統。聖人得之以

成文章。道與堯舜俱智。與接輿俱狂。與桀紂俱

滅。與湯武俱昌。以為近乎。遊於四極。以為遠乎。

常在吾側。以為暗乎。其光昭昭。以為明乎。其物

冥冥。而功成天地。和化雷霆。宇內之物。恃之以

成。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隨時。與理相應。萬

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萬物得之以敗。得之以

成。道譬諸若水。溺者多飲之。即死。渴者適飲之。

則生。譬之若劍戟。愚人以行忿。則禍生。聖人以

誅暴。則福成。故得之以死。得之以生。得之以敗。

得之以成。



十五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按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今道雖不可得聞見。聖人執其見功以處見其形。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凡理者。方圓長短。麤靡堅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後物可得道也。故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謂常。唯夫與天地之剖判也。具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

而常者無攸易。無定理。無定理非在于常。是以不可道也。聖人觀其玄虛。用其周行強字之曰道。然而可論。故曰道可道非常道也。

其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人之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與九竅。十有三者。十有三者之動靜。盡屬於生焉。屬之謂徒也。故曰生之徒。十有三者。至其死也。十有三具者。皆還而屬之於死。死



之徒亦有十三。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動，動盡則損也。而動不止，是損而不止也。損而不止，則生盡，生盡之謂死。則十有三具者皆為死地也。故曰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十有三，是以聖人愛精神而貴處靜。此甚大於兕虎之害。夫兕虎有域，動靜有時，避其域，省其時，則免其兕虎之害矣。民獨知兕虎之有爪角也，而莫知萬物之盡

有爪角也。不免於萬物之害，何以論之？時雨降

借說兕虎甚妙

集。曠野間靜，而以昏晨犯山川，則兕虎之爪角害之事。上不忠，輕犯禁令，則刑法之爪角害之處。鄉不節，憎愛無度，則爭鬪之爪角害之嗜欲無限。動靜不節，則瘞疽之爪角害之好用其私智而棄道理，則網羅之爪角害之。兕虎有域，而萬害有原，避其域，塞其原，則免於諸害矣。

七。凡兵革者，所以備害也。重生者，雖入軍無忿爭。

之心無忿爭之心。則無所用救害之備。此非獨謂野處之軍也。聖人之遊世也。無害人之心。無害人之心。則必無人害。無人害。則不備人。故曰陸行不遇兕虎。入山不恃備以救害。故曰入軍不被甲兵。遠諸害。故曰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錯其爪。兵無所害其刃。不設備而必無害。天地之道理也。體天地之道。故曰無死地焉。動無死地。而謂之善攝生矣。

最深至有原委

字

六

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事。慈母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福。務致其福。則事除其禍。事除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慈母之爲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見必行之道。則明其從事亦不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

理亦深懇

勇。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

忽挿入周公曰三字

東山

天

敬

山

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侈。常費而况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材。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舉之曰儉。故能廣。

十九

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論之。有形則有短長。有短長則有大小。有大小則有方圓。有方圓則有堅脆。有堅脆則有輕重。有輕重則

章法甚奇肆

放開



有白黑。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白黑之謂理。

理定而物易割也。故議於大庭而後言。則立權。議之士知之矣。故欲成方圓而隨於規矩。則萬事之功形矣。而萬物莫不有規矩。議言之士計會規矩也。聖人盡隨於萬物之規矩。故曰不敢為天下先。不敢為天下先。則事無不事。功無不功。而議必蓋世。欲無處大官。其可得乎。處大官之謂為成事長。是以故曰不敢為天下先。故能

為成事長

于慈於子者不敢絕衣食。慈於身者不敢離法度。

慈者不忍之謂不忍者齋也

慈於方圓者不敢舍規矩。故臨兵而慈於士吏。則戰勝敵。慈於器械則城堅固。故曰慈於戰則勝。以守則固。夫能自全也。而盡隨於萬物之理者。必且有天生。天生也者。生心也。故天下之道。盡之生也。若以慈衛之也。事必萬全。而舉無不當。則謂之寶矣。故曰吾有三寶。持而寶之。書之

老子

老子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所謂貌施也者。邪道也。所謂徑大也者。佳麗也。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朝甚除也者。獄訟繁也。獄訟繁則田荒。田荒則府倉虛。府倉虛則國貧。國貧而民俗淫侈。民俗淫侈則衣服之業絕。衣食之業絕則民不得無飾巧詐。飾巧詐則知采文。知采文之謂服文采。獄訟繁。倉庫虛。而有以淫侈為俗。則國之傷也。若以利劔刺之。故曰帶利劔。諸夫飾智。故以至

東山

卷六

三

疏

陽明山學
二
於傷國者其私家必富。私家必富。故曰資貨有餘。國有若是者則愚民不得無術而效之。效之則小盜生。由是觀之。大姦作則小盜隨。大姦唱則小盜和。竽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竽先則鐘瑟皆隨。竽唱則諸樂皆和。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資貨有餘者。是之謂盜竽矣。人無愚智莫不有趨舍。恬淡平安。莫不知禍福之所由來。

得於好惡。恠於淫物。而後變亂。所以然者。引於外物。亂於玩好也。恬淡有趨舍之義。平安知禍福之計。而今也。玩好變之外物。引之。引之而往。故曰校至。聖人不然。一建其趨舍。雖見所好之物。不能引。不能引之謂不校。一於其情。雖有可欲之類。神不爲動。神不爲動之謂不悅。爲人子孫者。體此道以守宗廟。宗廟不滅之謂祭祀不絕。身以積精爲德。家以資財爲德。鄉國天下皆



以民爲德。今治身而外物不能亂其精神。故曰脩之身其德乃真。真者慎之固也。治家無用之物不能動其計。則資有餘。故曰脩之家其德有餘。治鄉者行此節。則家之有餘者益衆。故曰脩之鄉其德乃長。治邦者行此節。則鄉之有德者益衆。故曰脩之邦其德乃豐。蒞天下者行此節。則民之生莫不受其澤。故曰脩之天下其德乃普。脩身者以此別君子小人。治鄉治邦蒞天下

厚

者各以此科。適觀息耗則萬不失一。故曰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也。以此

喻老

此事連類以明老氏之言

一 天下有道無急患。則曰靜。遽傳不用。故曰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攻擊不休。相守數年不已。甲胃生蟣虱。燕雀處帷幄。而兵不歸。故曰戎馬生

棘氏山鼓

歸仁正平卷六

卷六

卷六

於郊。翟人有獻豐狐玄豹之皮於晉文公。文公受客皮而歎曰：此以皮之美自爲罪。夫治國者則以名號爲罪。徐偃王是也。則以城與地爲罪。虞虢是也。故曰罪莫大于可欲。智伯兼范中行而攻趙不巳。韓魏反之。軍敗晉陽。身死高良之東。遂卒被分。漆其首以爲溲器。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虞君欲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不聽宮之音。故邦亡身死。故曰咎莫憯於欲得。邦以存



爲常。霸王其可也。身以生爲常。富貴其可也。不欲自害其邦。不亡身不死。故曰知足之爲足矣。

二 楚莊王既勝。狩于河雍。歸而賞孫叔敖。孫叔敖請漢間之地。沙石之處。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唯孫叔敖獨在此。不以其邦爲收者。瘠也。故九世而祀不絕。故曰善建不拔。善抱不脫。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孫叔敖之謂也。

三 制在巳曰重。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

使躁。故曰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故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也。邦者人君之輜重。主父生傳其邦。此離其輜重者也。故雖有代雲中之樂。超然已無趙矣。主父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無勢之謂輕。離位之謂躁。是以生幽而死。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主父之謂也。

四

勢重者人君之淵也。君人者勢重於人臣之間。失則不可復得也。簡公失之於田成。晉公失之

老子魚不可脫于淵

厚

於六卿而邦亡身死。故曰魚不可脫於深淵。賞罰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則制臣。在臣則勝君。君見賞。臣則損之以為德。君見罰。臣則益之以為威。人君見賞而人臣用其勢。人君見罰人臣乘其威。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五

越王入宦於吳。而勸之伐齊以弊吳。吳兵既勝。齊人於艾陵。張之於江濟。強之於黃池。故可制於五湖。故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

六

固強之。晉獻公將欲襲虞。道之以璧馬。智伯將襲仇由。遺之以廣車。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起事於無形。而要大功於天下。是謂微明。處小弱而重自卑。謂損弱勝強也。有形之類。大必起於小。行乂之物。旅必起於少。故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欲制物者。於其細也。故曰圖難乎於其易也。為大乎於其細也。亦是借喻千丈之隄。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



七

突隙之煙焚。故曰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難。敬細以遠大者也。扁鵲見蔡桓侯。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欲治不病。以為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益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一日。扁鵲望桓侯而還走。桓侯故

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腠理，此皆爭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曰：聖人蚤從事焉。昔晉公子重耳出亡過鄭，鄭君不禮，叔瞻諫曰：此賢公子也，君厚待之，可以

厚

積德。鄭君不聽。叔瞻又諫曰：不厚不若殺之。無令有後患。鄭君又不聽。及公子返晉邦，舉兵伐鄭，大破之，取八城焉。晉獻公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而伐虢。大夫宮之奇諫曰：不可。脣亡而齒寒，虞虢相救，非相德也。今日晉滅虢，明日虞必隨之亡。虞君不聽，受其璧而假之道。晉已取虢，還，反滅虞。此二臣者，皆爭於腠理者也。而二君不用也。然則叔瞻宮之奇亦虞鄭之扁鵲也。而

二君不聽。故鄭以破。虞以亡。故曰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謀也。

八

昔者紂為象箸而箕子怖。以為象箸必不加於土。銅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羨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則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紂為肉圃。設炮烙。登糟丘。臨酒池。紂遂以亡。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



見小曰明

九

勾踐入官於吳。身執干戈。為吳王洗馬。故能殺夫差於姑蘇。文王見罍於王門。顏色不變。而武王擒紂於牧野。故曰守柔曰強。越王之霸。也不病官。武王之王。也不害罍。故曰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

十

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獻之子罕。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寶也。宜為君子器。不宜為細人用。子罕曰

爾以玉爲寶。我以不受子玉爲寶。是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不欲而不貴難得之貨。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塗。馮曰事者爲也。爲生於時。知者無常事。書者言也。言生於知。知者不藏書。今子何獨負之而行。於是王壽因焚其書而侮之。故知者不以言談教。而慧者不以藏書篋。此世之所過也。而王壽復之。是學不學也。故曰學不學復歸衆人之所過也。

焚書之萌

十二 夫物有常容。因乘以導之。因隨物之容。故靜則建乎德。動則順乎道。宋人有爲其君以象爲楮葉者。三年而成。豐殺莖柯。毫甚繁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功食祿於宋邦。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不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不隨道理之數。而學一人之智。此皆一葉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羨也。豐年大禾。臧獲不能

惡也。以一人力，則后稷不足隨。自然則滅，獲有餘。故曰：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也。

十三

空。窳者，神明之戶。牖也。耳目竭于聲色，精神竭于外貌，故中無主，中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無從識之。故曰：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闕於牖，可以知天道。此言神明之不離其實也。

十四 趙襄主學御於王子期，俄而與王子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主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



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

精言

心調于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

臣，先則恐逮於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

先後心皆在於臣，尚何以調於馬？此君之所以

後也。

十五

白公勝慮亂，罷朝倒杖而策銳，貫顛血流至于地而不知。鄭人聞之曰：顛之忘，將何為忘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智彌少。此言智周乎遠，則所

希言

遺在近也。是以聖人無常行也。能並智。故曰不行而知。能並視。故曰不見而明。隨時以舉事。因資而立功。用萬物之能而獲利其上。故曰不爲而成。

十六 楚莊王蒞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爲也。右司馬御坐而與王隱曰。有鳥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飛不鳴。嘿然無聲。此爲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將以長羽翼。不飛不鳴。將以觀民。則雖無飛。飛必

厚

冲天。雖無鳴。鳴必驚人。子釋之。不穀知之矣。處半年。乃自聽政。所廢者十。所起者九。誅大臣五。舉處士六。而邦大治。舉兵誅齊。敗之徐州。勝晉於河雍。合諸侯於宋。遂霸天下。莊王不爲小害善。故有大名。不蚤見示。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大音希聲。

十七 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杜子曰。臣患之。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

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躋為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故止之難。不在見人。在自見。故曰自見之謂明。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胷中。未知勝負。故懼。今先王

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強。

夫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

因予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周惡賢者之得志也。故予費仲。文王舉太公於渭濱者。貴之也。而資費仲玉版者。是愛之也。故曰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文字有以含蓄為貴者。不言而意已見。故以

不盡為美也。有以反復為貴者，愈重復愈有味，故不厭其往返。韓子解老，老二篇無甚意義，亦未得老氏肯綮，但妙在反復耳。有一事而數言，有一言而數出，後言復于前，前言復于後，番覺有味也。故文字不在簡省，亦不嫌于往復。韓退之、王介甫皆喜往復，善自道，然非冗字累句之謂也。

六卷終

韓子迂評卷之七

何荝校

說林

說文：說，誘也。以言論人，使從已也。戰國之時，以遊說相高，故韓子採而成篇。名曰說林，則說亦多術而不苦貧矣。織株、美楨，互見迭出，斧斤入之而皆可材也。有上下篇。

湯以伐桀而恐天下言已為貪也，因乃讓天下

戰國之時
遊士橫議
亦充舜湯
武之一厄
也此條可
見

於務光而恐務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說務光曰。

湯殺君而欲傳惡聲于子。故讓天下於子。務光

因自投於河。

在語

秦武王令甘茂擇所欲為於僕。與行事。孟卯曰。

公不如為僕。公所長者使也。公雖為僕。王猶使

之於公也。公佩僕璽而為行事。是兼官也。

市語

子圍見孔子於商大宰。孔子出。子圍入。請問客。

大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虱之細者也。



市道相傾

吾今見之於君。子圍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謂大

宰曰。君已見孔子。亦將視子猶蚤虱也。大宰因

弗復見也。

忠語

魏惠王為白里之盟。將復立於天子。彭喜謂鄭

更置也

君曰。君勿聽。大國惡有天子。小國利之。君與大

不聽。魏焉能與小立之。

譎語

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大蚤。邢不亡。

晉不救。晉不敝。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

亡之德大。君不如晚救之。以敝晉。齊實利。待邢
亡而復存之。其名實美。桓公乃弗救。

批語子胥出走。邊候得之。子胥曰。上索我者。以我有

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候因

釋之。

端語

慶封爲亂於齊。而欲走越。其族人曰。晉近。奚不
之晉。慶封曰。越遠。利以避難。族人曰。變是心也。
若晉而可。不變是心也。雖遠越。其可以安乎。

策語

策語

智伯索地於魏宣子。魏宣子弗予。任章曰。何故
不予。宣子曰。無故請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
地。鄰國必恐。彼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予之地。
智伯必驕而輕敵。鄰邦必懼而相親。以相親之
兵。待輕敵之國。則智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
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
與之。以驕智伯。且君何惜以天下圖智氏。而獨
以吾國爲智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戶之邑。

智伯大悅。因索地於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

之外。趙氏應之內。智氏自亡。

籌語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

妄曰。飢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

年。今荆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為聲。而以

好

襲秦為實也。不如偪之。戍東邊。荆人輟行。

籌語

齊攻宋。宋使臧孫子南求救於荆。荆大說。許救

殊無救情

之。甚歡。臧孫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今子

好

有憂色。何也。臧孫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小宋

而患於大齊。此人之所以憂也。而荆王說。必以

好

堅我也。我堅而齊敝。荆之所利也。臧孫子乃歸。

齊人拔五城於宋。而荆救不至。

孫語

魏文侯借道於趙而攻中山。趙肅侯將不許。趙

刻曰。君過矣。魏攻中山而弗能取。則魏必罷。罷

則魏輕。魏輕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

有中山也。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必

許之許之而太歡彼將知君利之也必將輟行君不如借之道示以不得已也

謾語鴟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

傳信也以繒帛為之出入關舍信

夷子皮負傳而從至望邑子皮曰子獨不聞涸

澤之蛇乎涸澤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曰子行

而我隨之人以為蛇之行者耳必有殺子不如

相銜負我以行人必以我為神君也乃相銜負

以越公道而行人皆避之曰神君也今子美而

此絕是戰國文字

字

我惡以子為我上客千乘之君也以子為我使者萬乘之卿也子不如為我舍人田成子因負傳而隨之至逆旅逆旅之君待之甚敬因獻酒

肉

權語

溫人之周周不納客問之曰客耶對曰主人問

其巷人而不知也吏囚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

非周人也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也誦詩

善辭以得達

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

君天子。則我天子之臣也。豈有為人之臣。而又為之客哉。故曰主人也。君使出之。

莊語韓宣王謂穆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也。

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兩用田成闕止而簡公殺。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樹其黨。寡力者借外權。群臣有內樹黨以驕主。有外為交以削地。則王之國危矣。



諷語紹績昧醉寐而亡其裘。宋君曰。醉足以亡裘乎。

對曰。桀以醉亡天下。而康誥曰。毋彝酒者。彝酒。

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

法語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

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

妙甚

韓退之曰
聖賢之能
多蟻馬之
智專

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躁之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大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是客欺王也。夫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也。



不如釋臣。王乃不殺。

解語田駟欺鄒君。鄒君將使人殺之。田駟恐。告惠子。

惠子見鄒君曰。今有人見君。則眈其一目。奚如。

君曰。我必殺之。惠子曰。瞽兩目眈。君奚為不殺。

君曰。不能勿眈。惠子曰。田駟東慢齊侯。南欺荆

王。駟之於欺人。瞽也。君奚怨焉。鄒君乃不殺。

忠語魯穆公使衆公子或宦於晉。或宦於荆。犁鉏曰。

假人於越而救溺子。越人雖善游。子必不生矣。

失火而取水於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也。今晉與荆雖強。而齊近魯。患其不

救乎。

疾語

嚴遂不善周君。患之。馮沮曰。嚴遂相而韓傀貴

殺韓傀而歸賊於嚴氏則兩斃矣

於君。不如行賊於韓傀。則君必以為嚴氏也。

疾語

張譴相韓。病將死。公乘無正懷三十金而問其

行賊

疾。居一月。自問張譴曰。若子死。將誰使代子。答

曰。無正重法而畏上。雖然。不如公子食我之得

田

良也。張譴死。因相公乘無正。

併語

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

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

盃。文侯謂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

肉。答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中山。文

二事相對樂羊忍孟孫慈

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麕。使秦西巴載

之持歸。其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忍而與之。孟

孫歸。至而求麕。答曰。余弗忍而與其母。孟孫大

陳氏山陽

歸

今

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爲其子傅。其御曰：曩將罪之，今召以爲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麇，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

畸語

曾從子善相劍者也。衛君怨吳王，曾從子曰：吳

偽固而授之末

王好劍，臣相劍者也。臣請爲吳王相劍，拔而示之，因爲君刺之。衛君曰：子爲之是也，非緣義也。爲利也。吳強而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爲



吳王用之於我也，乃逐之。

忠語

紂爲象箸而箕子怖，以爲象箸爲不盛，羨於土

簋，則必犀玉之。孟玉孟象箸必不盛，菽藿則必

即使箕子自言亦不過是誰謂非之學詭

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舍茅茨之

下，則必錦衣九重，高臺廣室也。稱此以求，則天

下不足矣。聖人見微以知萌，見端以知末，故見

象箸而怖，知天下之不足也。

詐語

周公旦已勝殷，將攻商蓋。辛公甲曰：大難攻，小

此戰國文
公豈為之

矣

危語

辭以醉者
懼獨醒也

紂為長夜之飲。懼以失日。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問箕子。箕子謂其徒曰。為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

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

聽語

此亦譬喻
技窮而無
所用亦罕
瑟之類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屨為屨之也。而越人

早

跣行。縞為冠之也。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遊於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其可得矣。

哀語

陳軫貴於魏王。惠子曰。必善事左右。夫楊橫樹

喻軫遊諸侯皆合

之。即生。倒樹之。即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之。而一人拔之。即無生楊矣。夫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子雖工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子必危矣。

東

韓

山

幾語魯季孫新弒其君。吳起仕焉。或謂起曰。夫死者

始死而血。已血而衄。已衄而灰。已灰而土。反其

土也。無可為者矣。言其新亂未已今季孫乃始血。其母乃未可

知也。吳起因去之晉。

幾語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

暘。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

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

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



不祥。夫田子將有事。事大而微言甚妙我示之。知微我必

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

矣。乃不伐也。

道語楊子過於宋。東之逆旅。有妾二人。其惡者貴。美

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之父答曰。美者自美。吾

不知其美也。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謂

弟子曰。行賢而去自賢之心。焉往而不美。

破語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為人婦而出。

常也。其成居幸也。其子因私積聚。其始以為多私而出之。其子所以自反者。陪其所以嫁。其父不自罪於教子非也。而自知其益富。今人臣之處官者。皆是類也。

智語

魯丹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其左右。復見。未語而君與之食。魯丹出而不反舍。遂去中山。其御曰。反見乃始善。我何故去之。魯丹曰。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言罪我。未出境

與西門豹
鄭子陽事
同

厚

而公子孫其曰。為趙來間。中山君因索而罪之。

駢語

田伯駒好士而存其君。白公好士而亂荆。其好

士則同。其所以為則異。公孫友自刎而尊百里。

豎刁自宮而諂桓公。其自刑則同。其所以自刑

壁刀

之為則異。慧子曰。往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其東

走則同。其所以東走之為則異。故曰同事之人

不可不審察也。

諱語

蟲有虻者。一身兩口。爭食相齧也。遂相殺。因自

殺。人臣之爭事而亡其國者，皆虬類也。

近語

官有堊，器有滌，則繫矣。行身亦然。無滌堊之地。

言脩繫之至

則寡非矣。

偵語

公子糾將為亂，桓公使使者視之。使者報曰：笑

不樂，視不見，必為亂，乃使魯人殺之。

諧語

公孫弘斷髮而為越王騎，公孫喜使人絕之曰：

吾不與子為昆弟矣。公孫弘曰：我斷髮，子斷頸。

而為人用兵，我將謂子何。周南之戰，公孫喜死。

斷髮，誦也。斷頭，忠也。弘喜之和，正分矣。

馬

伯樂教二人相蹠馬，相與之簡子廐觀馬。一人

舉蹠馬，其一人從後而循之，三撫其尻而馬不

蹠，此自以為失相。其一人曰：子非失相也，此其

為馬也。蹠肩而腫膝，夫蹠馬也者，舉後而任前，

腫膝不可任也。故後不舉，子巧於相蹠馬，而拙

於任腫膝。夫事有所必歸，而有所腫膝而不

任，智者之所獨知也。惠子曰：置猿於柙中，則與

腫膝，言無力不能任也。前有任之者，後有舉之者，則舉者無功。



豚同。故勢不便，非所以逞能也。

衛將軍文子見曾子，曾子不起而延於坐席。正身於奧。文子謂其御曰：曾子，愚人也哉！以我為君子也。君子安可毋敬也。以我為暴人也。暴人安可侮也。曾子不僂命也。

鳥有翮翮者，重首而屈尾。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其羽而飲之。人之所有飲不足者，不可不索其羽也。

困而求助之說

厚

鱣似蛇，蠶似蠟。人見蛇則驚駭，見蠟則毛起。漁者持鱣，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為貴諸。

利大而遲不如利少而速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駑馬。千里之馬時一，其利緩；駑馬日售，其利急。此周書所謂下言而上用者，惑也。

語曰：譬如任匠長木，短鐵慎之也。

桓赫曰：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小也。舉事亦然，為其不可復者也，則事寡敗矣。

崇侯惡來。知不適紂之誅也。而不見武王之滅之也。比干子胥。知其君之必亡也。而不知身之死也。故曰崇侯惡來。知心而不知事。比干子胥。知事而不知心。聖人其備矣。

宋太宰貴而主斷。季子將見宋君。梁子聞之曰。語必可與太宰三坐乎。不然。將不免。季子因說以貴主而輕國。

楊朱之弟楊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

以

以潔出以汗入狗且惡之况干人乎

衣而反。其狗不知而吠之。楊布怒。將擊之。楊朱曰。子毋擊也。子亦猶是。曩者使女狗白而往。黑而來。子豈能毋怪哉。

惠子曰。弄執鞅持杆。操弓關機。越人爭為持的。弱子扞弓。慈毋入室閉戶。故曰可必則越人。不疑弄。不可必則慈毋逃弱子。

桓公問管仲。富有涯乎。答曰。水之以涯。其無水者也。富之以涯。其富已足者也。人不能自止於

足而下其富之涯乎。宋之富賈有監止子者。與人爭買百金之璞玉。因佯失而毀之。負其百金而理其毀瑕。得千鎰焉。事有舉之而有敗。而賢其毋。舉之者。負之時也。有欲以御見荆王者。衆駟妬之。因曰。臣能擐鹿見王。王爲御不及鹿。自御及之。王善其御也。乃言衆駟妬之。

早

荆令公子將伐陳。丈人送之。曰。晉彊不可不慎也。公子曰。丈人奚憂。吾爲丈人破晉。丈人曰。可。吾方廬陳南門之外。公子曰。是何也。曰。我笑勾踐也。爲人之如是其易也。已獨何爲密密十年難乎。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逃之。舍於家人。家人藏其皮冠。夫弃天下而家人藏其皮冠。是不知許由者也。

三虱相與訟。一虱過之曰。訟者奚說。三虱曰。爭肥饒之地。一虱曰。若亦不患臘之至而茅之燥耳。若又奚患。於是乃相與聚噉其母而食之。羸懼人乃弗殺。

考班志說林原有上下二篇。自伯樂教二人相踉馬至此。何氏本已亡。失晚得吳郡趙先生本。悉照補入。仍依何氏本合為一篇。凡補入一十六章。

馬

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遂去之。故曰物之幾者。非所靡也。危也 隨也

孔子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釣名也。子貢曰。賜也能。乃導之。不復疑也。孔子曰。寬哉。不被於利。絜哉。民性有恒。曲為曲。直為直。孔子曰。子西不免白公之難。子西死焉。故曰直於行者。曲於

有缺文

陳氏山... 此段疑有缺文

欲

識語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膏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脩語 趨魏人
周趨謂宮他曰。為我謂齊王曰。以齊資我於魏。

大類左氏

辭命

請以魏事王。宮他曰。不可。是示之無魏也。齊王必不資於無魏者。而以怨有魏者。公不如曰。以王之所欲。臣請以魏聽王。齊王必以公為有魏也。必因公。是公有齊也。因以有齊魏也。
竊語
白圭謂宋令尹曰。君長自知政。公無事矣。今君少主也。而務名。不如令荆賀君之孝也。則君不奪公位。而大敬重公。則公常用宋矣。
要語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

東天山... 歲

管子評卷七

云

此平生之
要言也要
誓

公子其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
一人焉。先達者相牧。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
小白。國人果殺君。小白先入為君。魯人拘管仲
而效之。鮑叔言而相之。故諺曰。巫咸雖善祝。不
能自拔也。秦醫雖善除。不能自彈也。以管仲之
聖。而待鮑叔之助。此鄙諺所謂虜自賣。裘而不
售。士自譽。辯而不信者也。

荆王伐吳。吳使沮衛馮融犒於荆師。而將軍曰

問

縛之。殺以釁鼓。問之曰。女來卜乎。答曰。卜吉
乎。曰。吉。荆人曰。今荆將以女釁鼓。其何也。答曰。
是故其所以吉也。吳使臣來也。固視將軍。將軍
怒。將深溝高壘。將軍不怒。將懈怠。今也將軍殺
臣。則吳必警守矣。且國之下。非為一臣卜。夫殺
一臣而存一國。其不言吉何也。且死者無知。則
以臣釁鼓無益也。死者有知也。臣將當戰之時。
臣使鼓不鳴。荆人因不殺也。

楚人信鬼
故懼之

東氏山毀

六韜子任評卷五

十五

升

陳氏山引
傾語

智伯將伐仇由。而道難不通。乃鑄大鐘。遺仇由之君。仇由之君大說。除道將內之。赤章曼枝曰。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也大以來。卒必隨之。不可內也。仇由之君不聽。遂內之。赤章曼枝因斷轂而驅。至於齊。七月而仇由亡矣。
機語

倚相二策
所謂擊其
惰歸

王曰。夫越破吳。豪士死。銳卒盡。大甲傷。今又索卒以攻晉。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師與分吳。荆王

早

曰善。因起師而從越。越王怒。將擊之。大夫種曰。不可。吾豪士盡。大甲傷。我與戰。必不克。不如賂之。乃割露山之陰五百里以賂之。

前同

荆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兩十日。夜星。左史倚相謂子期曰。兩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為陳。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荆陳而反。左史曰。吳反。復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

一
平

二

吳軍

恬語

魏不助亂
以得二國
之心

韓趙相與為難。韓子索兵於魏曰：願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可以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構於已，乃皆朝

魏

壯語

齊伐魯，索讒，問魯以其贖往。齊人曰：贖也。魯人曰：真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魯君請

厚

樂正子春。樂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真往也？君曰：我愛之。答曰：臣亦愛臣之信。

規語

韓咎立為君，未定也。弟在周，周欲重之，而恐韓咎不立也。綦母恢曰：不若以車百乘送之，得立

不立者不立其弟也

持兩端

因曰為戒，不立則曰來效賊也。

織語

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者。靖郭君謂謁者曰：母為客通。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過三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進曰：海大魚

因反走。靖郭君曰：請聞其說。客曰：臣不敢以死為戲。靖郭君曰：願為寡人言之。答曰：君聞大魚乎？網不能止，繳不能絀也。蕩而失水，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海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為？君失齊，雖隆薛城至於天，猶無益也。靖郭君曰：善。乃輟不城薛。魯語荆王第在秦，秦不出也。中射之士曰：資臣百金，臣能出之。因載百金之晉。見叔向曰：荆王第在

秦，秦不出也。請以百金委叔向，受金而以見之。晉平公曰：可以城壺丘矣。平公曰：何也？對曰：荆王第在秦，秦不出也。是秦惡荆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若禁之，我曰：為我出荆王之第，吾不城也。彼如出之，可以德荆。彼不出，是卒惡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矣。公曰：善。乃城壺丘。謂秦公曰：為我出荆王之第，吾不城也。秦因出之。荆王大說，以鍊金百鎰遺晉。

言溺者一飲而死矣不溺則常欲飲以此楚常為吳患不如因而溺之

闔廬攻郢戰三勝。問子胥曰：可以退乎？子胥對

曰：溺人者一飲而止，則無溺者以其不休也。不

如乘之以沈之。應上溺人

鄭人有一子將宦，謂其家曰：必築壞墻，是不善

人將竊。其巷人亦云：不時築而人果竊之。以其

子為智，以巷人告者為盜。

七卷終

